

人间年关浓烈 独思寻味于春

◇ 沈海存

此时,一弯弦月欲上穹,星点灯火欲璀璨,喧嚣大地欲归宁,山川春意欲苏醒。

牧人追随渐沉夕阳的余晖挥鞭吆喝,暮归牛羊入圈,“咩咩”声夹杂着对春天的呼唤,身后留下缕缕慢慢褪到天边的倦霞。

大红对联登上门楣,红纸金字的冲击,是一种喜悦、一种期盼,更是浓浓的祝福,悠扬洒脱的笔墨勾勒出一年里美好且独韵的愿景。

借走的桌椅板凳回家,邻家姐姐顺手带来寓意吉祥的花馍和水果糖,把祝福洒在小院里抬腿就回。

辛劳的农具归了位,铁锹立墙角,长锄在门后,推车在院外,像训练有素的士兵时刻等待将军的传令,唯有人们辛劳的脚步一年四季不停歇。

孩子们穿上新衣,绫绸扎在女孩的麻花辫上,红得耀眼,她们像灯笼开了花,瞬间活泼多彩。蓝色中山服让男孩顿时变得神清气爽,英姿初显,这是梦想的味道,是对未来憧憬的味道。

母亲的“老鼠”形饺子排成行,头是圆的,尾巴是尖的,肚子是鼓的,内容是丰满的,再将祝福的硬币包在“老鼠”肚里,母亲说吃了含有硬币的饺子,一年中会头彩碰大运,我们几个孩子信以为真。

一切准备就绪,窗外灯火渐明,屋内热气腾腾。

此时,小村庄的角角落落炊烟升起,烟火气飘飘袅袅,交织成一幅朦胧和美的年画。

灶头上柴火燃得正旺,大铁锅里的手抓冒热气,香气四处飘散。圆嘟嘟的饺子从母亲手中滑落,奔向沸腾的铁锅,热烈而浪漫,似乎去赴一场别开生面的聚会。此刻,飘香已致远,孩子们的味蕾已开花,人间浓烈而真味的美食从一碗饱满的饺子启程。

灶头前摆弄柴火的父亲似倦鸟,乏意从哈欠声中喷涌而出,金色的火光映照了他脸庞的沟渠。一年一关,他是将军,常年征战在生活的沙场上,铠甲不丢人不倒。一关一年,他是士兵,也渴望在年关的缝隙里作一次打盹的休憩,暂且向生活示弱。

四方形的木头灶桌四腿平稳驻扎,父亲母亲在炕上正襟危坐。父令不出,簇静人安,炕沿下孩子们正跪一排。一拜三叩,感谢父母将孩子们带至人世间之恩和养育、教育之

恩。父亲眼里闪着泪光,将几个鲜艳的红包挥洒向炕沿下的孩子们,孩子们欢呼雀跃,小土屋里的欢笑飞到小院,又翻过小院围墙飞到远方。只是那时太稚嫩,读不懂父亲的泪光和母亲的微笑,读懂已是中年,岁月沧桑难回头。

土屋里热火朝天,土屋外繁星闪烁。炉中火苗上扬绽放,孩子们的歌声和手舞足蹈的快乐渲染了父亲和母亲,父母的笑声掩盖了疲倦,那只白色的老猫也蜷缩在父亲膝下,喵喵不停,连空气里的尘埃也在跳舞,在相互碰撞中摩擦出快乐的火花。

鸡鸣五更时,启明星悬空。繁星仍在,弦月仍在,清风仍在,小河水仍在,庄稼地仍在,山川树木仍在。父母亲睡了,孩子们也睡了,鸡舍侧旁父亲写的红色对联已剩半联,牛舍里小牛在吮吸乳汁,羊舍里羊羔跪乳。黎明的曙光已攀上山头,仍听得到群山树木在忙乱中伸出双臂迎接春天的声音。

仿佛做了一个长长的梦,醒来已是中年。这一生,许多年关,都在离家归来中反复演绎。

青涩离家,少年不知愁滋味,无言独闯远方。父母慈祥的目光在身后目送,庄廓外的那棵老榆树哗啦啦摇曳繁密的叶子,白色的老猫蜷缩在父亲脚边,同时目送的还有斑驳的土围墙,院角的几丛杂草,圈里的牛羊鸡。而每当年关归家,依然热闹非凡,在行年俗礼、嬉戏,满足简单的味蕾中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忘的年关。

时光变迁,物境转移。后来,父亲砍去庄廓外那棵长满锈迹的老榆树枝丫,老榆树老了。白色的老猫也老了,已不屑于隐藏在屋子的阴暗处等待猎物,终于寿终正寝。庄廓斑驳的土墙早已变成光滑的水泥围墙,父母的土屋被砖瓦房替代,小院焕然一新。谁也阻挡不了岁月沧桑的脚步,此时,父母白发斑斑,孩子们已长大,宽敞有余的堂屋稀释了孩子们的欢笑,父亲的孙儿们已不屑那些繁缛礼节,只是望着巴掌大的电子屏津津乐道。

再后来,走着走着,父亲终于抗衡不过岁月赐予的磨难,倒在了家乡的那个山头上。后来每过年关,老母亲随意地坐在炕上,她已无精力给孩子们和孙儿们发红包,只是淡淡地接受孩子们的礼拜。可我们谁也不说出

来,坐落于炕上那个空位里蕴含的思念和心酸。

此时村庄里灯火通明,家家户户酣然享受“团圆”的除夕夜晚,在谁知个中滋味中用心品尝深埋于胸中的五味杂陈。

这个夜晚,老人安详。他们的春秋里,年是刻在人生路上的圆圈年轮,是一次次悲欢离合后默许的期愿,天空中绚丽的烟花他们无暇顾及,方桌上一道道色香美食他们淡然面对,在他们心里,儿孙欢笑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图画,是一年中最初切的期盼。

这个夜晚,中年奔放。一年匆忙奔波的脚步可在今晚停歇,一年奋斗的辛酸可在今晚得以安慰,一年泼洒的汗水和周身的牵挂和思绪可在今晚得以抚平,披在身上的铠甲和镶在笑容里的防备在今晚得以松懈,中年人暂且敞开心扉吹五喝六,笑容里满是开怀,放声高歌里满是豪放,纵横泪水里满是真情。

这个夜晚,性情率真。觥筹交错间,早已打开心扉。吆喝的是一二三四,传递的是亲情温暖。咽下的是浓烈之水,伴随的是无言清泪。诉说的是世间常事,会意的是内涵悠长。品尝的是七色菜肴,惆怅的是相聚后的分离。相伴的是昔日背影,心事在清风弦月中散开。

这个夜晚,春晚演得热闹,人儿闹得欢腾,孩子笑得清脆。这是一个别样的年夜,这是一场别样的聚会,这是一种别样的祝福,尽管今夜每个人年轮上又增添了一圈,尽管欢聚延续不到明天的太阳升起,尽管相聚后又各奔东西,但相信,这个年夜像一幅完整而温馨美妙的画卷已深深烙印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回味无穷。

又是一个清晨,闹钟的嘀嗒声,唤醒了沉睡的梦。老人身边的孩子,孩子身边的父母,半醒半熟的青年,即将踏上回归的旅程,人生是由无数个相聚别离构成。年在转身离去间将春的希望和美好祝愿播洒大地,人们又奔波在老路,抑或寻找新路,怀揣的期盼和牵挂越来越浓。也许,正是这份踏实的牵挂和不舍激励着在外奔波的人们去实现一个又一个梦想,用三百六十五个奋斗的清晨和黑夜期待下一个盛大的团圆。

春雪

◇ 祁学梅

当雪以春的名义盛大开场
整个冬天就有了爱的宣扬
雪花曼妙生姿
落在原野、屋檐、树上
世界在阳光下圣洁庄严
听,那落雪的声音
让枯寂的枝丫有了颜色
仿佛爱人的婚纱,轻盈透亮
雪是冬的天使
却落在春天的臂膀
我数着雪地上的脚印
仿佛童年的欢乐穿透中年的胸怀
用热烈的眼眸附上冬的赠言
在无言中守候美好的信念
这春天的雪啊
你是记忆里生命的依托
滋润春苗在地下萌动生发
不惧寒冬的凛冽
把浪漫洒在青春的发梢
洒在祈盼丰收的脸庞
掬一捧春雪
无色无味才是春天的原味

新春

◇ “疯”韩

烟花爆竹声声
是召唤神龙的号角
丰沛的雨水
是催醒大地的良药
迎来了,迎来了
幸福与快乐的又一个新春

新的气息
带来了新的希冀
新的韵律
奔涌着新的情趣
新的歌声
表达着新的心迹

呵,新春来了
在雪域高原里
在江南水乡里
在云端哨卡里
在万家灯火里
在各族人民的喜庆里

商店——琳琅满目
大街——张灯结彩
手机——祝福满满
门楣——对联福字

老年人脸上——挂着微笑
中年人内心——充满希望
青年人脚步——追踪阳光
青年人声音——庆祝喝彩

我用春的歌声
赞美祖国的河山
我用春的舞步
摇出生活的欣喜
我祝愿我的祖国
万物昭苏、春光永驻

特殊的生日宴

◇ 九月

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还差几分钟就到凌晨五点,一声婴儿啼哭声从县医院妇产科传来。

“是个女孩,五斤六两。”医生向站在产房门外的家属说明情况。

“你看看是个女孩。”护士将包裹了棉被的孩子递到我眼前。我只看了一眼,内心感觉特别不舒服,婴儿不像我想象中孩子该有的样子。头发稀稀拉拉似有似无,眼睛闭着也能看出是肿胀的状态,小手握着拳头贴在耳朵下,印象最深的是婴儿的嘴唇特别红,红得让孩子看起来有生机,红得让房间变得暖和起来,红得我疲惫的身心得到一丝慰藉。

“我的孩子,我怀孕十月生的孩子。”我在内心一次次重复着。怕习惯了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我忘记生命中出现的亲人,怕我在刚生育后在昏昏沉沉的状态里睡去,忘记只看了一眼的孩子。

等我睡醒睁开眼睛,望着十分陌生的环境时,分不清自己是在梦里还是现实中。房间里很暗,也非常冷清,淡蓝色的窗帘像摆设一样挂在墙上,三张单人铁床中的两张床上被子被包裹起来,裸露着的铁床看起来是那么的冰凉。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环顾四周才想起,我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刚生了一个女孩。

门吱呀开了,爱人十分别扭地抱着孩子进来。不,应该是掌着孩子小心翼翼地进来了。看我睡醒了,把孩子放在我身体的左侧。“你看,孩子!”

“孩子咋这么丑,人家的孩子白白胖胖的,我们的孩子像个小猴子。”

“别胡说八道,刚生下来的孩子都这样。”

“你见过刚生下的孩子?”

“家里的孩子刚生下时都这样。”

我仔细回想每一个我见过的孩子,还真没见过刚出生的孩子。

不一会儿,病房门又吱呀开了。

“整个医院就你一个病人,我来看看你有没有不舒服的,今天是大年三十,过会儿我要回家吃年夜饭、看春晚。”护士满脸红光,很开心地望着我们一家三口说道。

“我没啥不舒服的,你走吧!”

“那我先走了,晚点会有值班的医生过来,有不舒服的记得去找医生。”小护士乐呵呵地跑了。

那夜是大年三十的晚上,是除夕夜。我早不生晚不生,偏偏在大年三十的早上生孩子,娘家人和婆家人该怎样过春节呀,他们肯定牵挂我吃饭都有遗憾。尤其婆家,我们夫妻都不在家,独留婆婆一人,咋过节呀?我非常自责,不该在这样的時候给大家放为难。

爱人站在窗前,听着黑漆漆的夜里绽放着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他一定也在想家。孩子在我身边睡得正香。我独自疑惑,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我的孩子来到人世间应该是她的幸运,还是我的幸运?在这万家团圆的特殊日子里,我们一家三口团圆,应该是最有福气的事情吧?

“听说除夕夜有人生了宝宝,我特意从家

里给你们带了饺子,祝福你们一家三口新年快乐。”除夕夜里快十点的时候,一位年龄较大的医生推开病房门,送来了他从家里带来的饺子。

那夜的饺子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饺子。

从那夜那夜开始,每年的除夕夜无论准备多少荤素菜,我一定象征性地做一盘饺子。每年除夕夜的压轴戏就是给孩子过生日。

孩子小的时候,她总说我简化了她的生日,用年夜饭替代了生日宴。她长大点后阻拦我买生日蛋糕,但几家人一起过除夕夜时,她的堂姐、表姐们提前给她订好了生日蛋糕。现在她已经长大成人,对过不过生日看得很淡。除夕夜里有生日蛋糕,她高高高兴兴地吹蜡烛、许愿、唱祝福歌,没有生日蛋糕也开开心心地说说笑笑。

我望着和我一样高的乖巧孩子,摇摇头对她说:“女大十八变,现在还能看过眼,你就不知道你小时候有多丑。”

“知道了,小时候我是只最丑的小猴子,而且只有五斤六两,是你一口饭一口米把我喂成了一百斤。”

“二十年的时间,你还不到一百斤,你浪费了我多少时间和精力,还有食物。”

笑声立马被外面的礼炮、烟花和鞭炮声淹没了。

“每年你俩都说这些。”爱人看着孩子躺在我怀里嬉笑,夹在我们娘俩中间,急忙拿出手机定格一张幸福的全家福。

